



阜外医院学科创始人奖获得者

陈新研究员

电生理研究室主任（1981—1989年）

内科主任（1988—1990年）

陈新

杏林人生六十载

铸就功勋垂青史



1929年11月3日，陈新教授出生在上海的一个书香世家，父母均从事教育事业，有着优越的家境。然而美好的童年随着日本侵华的枪声而变得支离破碎。家境衰败之余，母亲因病去世，妹妹被日军残害。陈新与父亲辗转逃难，历经磨难。

经历了母亲的病故，又亲眼目睹了战争和疾病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年幼的陈新从小便立志从医——以解救“天下苍生，济世活人”为目标。皇天不负有心人，多年之后，陈新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医学院，在六年的大学生涯中，他废寝忘食地学习了大量的医学知识，为日后的行医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2年，陈新教授以优异的成绩从上海医学院毕业，就职于北京协和医院，由实习医生到住院医师、再到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在这个名医荟萃的舞台上，陈新遇到了包括张孝骞、林巧稚、黄宛在内的众多医学界泰斗，他们独到的医学思想、精湛的医术深深地影响了初涉医道的陈新，这让当时对医学求知若渴的他兴奋不已，他感到了医学海洋的浩渺，却更加大了自己对医学的不懈追求。

正可谓：书香出身逢乱世，立志从医救苍生。

正当陈新教授在协和医院这座医学殿堂里如饥似渴地学习时，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1953年，协和医院响应国家抗美援朝的号召，组织医生前往北朝鲜一线支援医疗。在自身成长和国家需要之间，陈新教授毅然选择了后者。艰苦的工作条件和战争的威胁，未曾使陈新动摇半分！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他感到义不容辞。他在1953年3月到1954年10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直属医院工作，不知抚慰了多少战士的伤痛，作为军医“战斗”的这一年，在他人生的著作上添写了重要的一笔！



1946年，就读于四川省永川县国立第十六中高三.乙班
全体同学合影
(前排右起第二)



1956到1959年，北京市修建密云水库，由十几家医院派出的医生在工地“白河”建立了一所“前线医院”。陈新正是其中的一员。医院收治来自北京、天津、香河、蓟县、怀柔等地的农民工病员。在此期间，农民工的质朴憨厚深深地感染了他——工作条件艰苦，他们总能乐观面对；卫生条件极差，他们却能微笑忍耐……这一切无不使陈新教授深受感触。那几年，总有极多的农民工因为饮食等条件患病，以至于医院的床位总是紧张得不得了，而医护人员的工作也变得繁忙。然而，每当累了的时候，陈新总会想着那些忍受着病痛折磨却依然乐观微笑的农民工，然后，他便再次充满了干劲，回到工作的岗位上——为了那一张张淳朴的面孔！

这正是：抗美援朝志报国 密云水库泽民生。

文革时，陈新教授被下放到边疆，青海省唐古拉山的茫崖，海拔4000多米，天寒地冻，高原缺氧，物资匮乏，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他却并不悲观，在那里一心一意地干起了工作，救治了很多。那里主要出产石棉，矿工也很多，很朴实。平时陈新教授为他们治病，不分白天黑夜，只要有需要，就随叫随到，有时候半夜里有病人家属急匆匆地来请，陈新教授也是毫不犹豫地去看病人。他们心存感激，到了

过年的时候，就有矿工来到家里，请陈教授去他们家里做客，如果不去，那就是看不起他们，他们就不走，死求活求、生拉硬拽，也要把陈教授请到家里去吃一顿饭，以表示他们的感激之情。还有的矿工，陈新教授曾经救治过他们的孩子，他们甚至以下跪的方式来恳请，一定要把陈教授请到家里去做客。面对热情真诚的矿工，面对着那一颗颗滚烫的心，陈新教授只好去了，常常是刚到一家，就有另一家来请，还没有坐多久，就被另一家人拽到他们家里，就这样一家一家地请，一家一家地去，直到半夜才回家。在那段时间里，陈教授和那里的矿工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直到后来，离开了石棉矿，调到了西宁市工作，过年才能在自己家里过。



1953年，在北京协和医院五楼与捷克演员赫格里柯娃合影（左一）



1954年，参加朝鲜志愿军在后勤司令部直属医院工作（四位内科医生右起常文元、刘国东、曹洪谦、陈新）



而在那几年里，他也曾迷茫过，也曾孤独过……但他深知这里更需要他，每当孤独来袭时，他就用书籍慰藉自己的心灵，也正是这段时光，陈新阅读了大量的国外医学文献，对心脏电生理有了逐步深刻的认识，为其在后期创办心电生理研究室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974年，当时的青海省委书记因患有心脏病，四处寻觅心内科的专家，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主治医师，当得知在茫崖有一位北京来的技术高超的专家时，顿时兴奋不已，当即将陈新调到西宁。在西宁的五年时光中，陈新曾担任青海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师，青海医学院附属医院心血管病研究室副主任。

为了更好地推进青海省心脏病学事业的发展，他牵头联同西宁几位专家，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青海省高原心脏病研究所。那段时间，没人看到他付出的汗水——多少次熬夜备战，多少次不倦伏案……他的体力几近透支，大家都劝他休息，他却仍是倔强地努力着！然而，他又是那般的不求回报，在任命研究所所长时，他决定将机会让给当地的医生，自己只担任了副所长职务，这无私精神教育着我们后来的医者。

1978年，在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科学技术大会上，高原心脏病研究所因取得的骄人成果而在大会上获奖。那时，高原心脏病研究所和病房都已全部建好，身为副所长的他完全可以顺利回京，出人意料的是，他又一次将返京的机会无私地让给了自己的师兄，自己在那个艰苦的地方又多呆了一年，直至1979年才回到北京。

回京后，又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陈新教授提出了心电生理的概念，并萌生了创建心脏电生理研究室的想法。但由于当时学术界的不理解，不但没有给予支持，反而反对并阻挠。面对困难，陈新教授并没有放弃，而是更加的执着，最终在1979年9月在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成立了心脏电生理研究室。这是继美国后国际上第一个心脏电生理研究室，在我国乃至亚洲心电生理领域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陈新教授带领研究室同仁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学术辉煌：

(1) 研究室孙瑞龙教授和胡绳俊技师在我国首创了临床心脏电生理检查的方法学并记录到人的希氏束电图，填补了国内空白；

(2) 80年代初，使用心脏程序电刺激方法，率先开展对预激综合征和心动过速电生理机制的研究，为后来在我国广为开展的射频消融根治心动过速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3) 在国内率先开展射频消融的动物实验及临床应用，完成了全国最大系列病人射频消融治疗，数量及成功率均为全国第一；

(4) 在我国首先开展心律转复除颤器植入术；



(5) 完成了全国最大数量的心脏起搏器植入术, 建立了全国最大最早的心脏起搏器植入资料库;

(6) 培养了大批的心脏电生理医师及研究人员, 使阜外医院成为我国心脏电生理起搏的摇篮;

(7) 多次获得国家及各部委科学进步奖

.....

这些学术成就无疑为我国乃至亚洲心电生理领域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陈新教授执着于探索新学术, 并成功在研究室中创辉煌!

陈新教授在获得学术成就的同时, 并没有因此沾沾自喜, 而是思考: 一方面, 如何将丰硕的学术成果展示给国际同仁, 进行国际经验交流, 进而缩短我国心电生理技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 另一方面, 如何培养我国自己的心电生理专业人才。

1994年, 在陈新教授不懈努力下, 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与起搏分会正式成立, 并由陈新教授担任第一届主任委员。这一学会的性质与“北美起搏电生理协会”、“欧洲起搏协会”以及“亚太起搏电生理协会”相同, 是我国心电生理研究和国际交流的最高学术机构。陈新教授带领学会成功地举办了8次全国学术大会和多次学习班, 并在1997年与胡大一教授联合申办取得第七届亚太心脏起搏及电生理大会的主办权, 共同担任大会组委会主席。大会于2000年10月在北京顺利召开, 这也是首次在中国举办的心血管病领域内规模最大的国际学术大会。陈新教授领导的学会不仅让我国心电生理的科研成果正式登上国际舞台, 同时也为广大的国内外学者同仁创造了一个互动交流的平台, 为我国心电生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人才培养方面, 陈新教授除了组织学会举办相关的学习班之外, 还创办了《中华心律失常学杂志》并亲自担任主编, 旨在为我国心电生理医生提供一个学习了解学术前沿的平台。同时, 他还主译了《冠心病监护手册》和《充血性心力衰竭》两本书, 将国际上先进的学术引入到中国。不仅如此, 陈新教授还主编并出版了多部科学专著供医生学习。其中较为经典的是与黄宛教授共同主



陈新教授全神贯注地为患者诊断



陈新教授担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列席
第九届人大会议



陈新教授创建的《中华心律失常学》

编的我国第一本心电图专著《临床心电图图谱》（1965）；与石毓树教授、周金台联合主编的《电生理学进展》、《临床心脏起搏和电生理学》（1997）和《临床心律失常学》（2000）以及主编出版的《临床心律失常学》第二版和《黄宛临床心电图学》。

在人才培养上，陈新教授不仅注重理论的教育，更关心临床实践中的规范操作。90年代初他组织指导了我国心律失常介入治疗的所有诊疗常规，如“射频消融术指南”、“心脏起搏器及心内转复除颤器治疗指南”、“心房颤动治疗指南”，还在2000年后组织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分会专家工作组起草并发表了“心房颤动，目前认识和治疗建议”等一系列诊断和治疗的指南性文件，为我国医生的临床操作指明了方向。

陈新教授担任了《中华心律失常学杂志》三届总编辑。在此期间，为杂志付出了大量心血。曾经有一篇文章已待编，而此文章有一些陈教授不太熟悉的外科手术新内容，他就不厌其烦地多次与作者沟通，直到了解了整个手术过程，他才放心。有编辑对陈教授说：“已经待编的文章也是经过专科审稿人审过的，您需要这样吗？”他说：“我是杂志的主编，对每一篇文章都应了解，这样才能在学术上把关！”陈新教授经常用孟子的一句话教导我们：“君子之道，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因此，杂志刊登的每一篇文章他都会一字一句地通读，包括参考文献，他看完的文章有时会在一些参考文献旁边用铅笔写上查一查，查过以后果真能查出一些小问题，让人不得不佩服他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业精于勤的精神！陈新教授还经常亲自查阅文献资料。他说：“我虽然不在临床一线工作，但一定要了解学科的发展，这样才能起到一个主编导向的作用。一个人如果3个月不看文献就会落后，半年不看文献就会被淘汰。”正是由于陈新教授“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在古稀之年，他依然站在了学科的发展前沿！

与此同时，他也是一名师者——记得韩愈曾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



也”，他谦虚谨慎、治学严谨、诲人不倦，为我国培养了大批心电生理医师及研究人员。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晚年，他更加关注、关心中青年医师成长；鼓励、支持中青年学者奋发向上，开拓进取；倡导并激励中青年学者积极引进和创新诊疗技术，不断深化心律失常领域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陈新教授积极支持年轻医师开展房颤的导管消融治疗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表明了他关心、支持年轻人的成长和发展。众所周知，房颤是临床最常见的持续性心律失常，与没有房颤的患者相比，房颤患者脑卒中风险率是5倍，死亡风险率是2倍。国外同行早在1994年就开始探索房颤导管消融技术，但是当时的成功率只有30%~40%，而且并发症发生率居高不下，那时导管消融根治房颤的前途并不乐观。而国内专家更是对此治疗方法持保留甚至反对意见。1998年，在陈新教授的支持和关怀下，马长生教授在中日友好医院开展了中国第一例房颤导管消融手术，之后开展了艰难的房颤射频消融之路。当时，由于手术的成功率低、并发症高，术中经常发生心脏穿孔、心脏

压塞需要抢救的情况，因此，国内有很多反对声音，很多还出自老专家之口。马长生教授感到压力很大，多次到陈新教授家里进行倾诉，陈教授则始终站在马长生教授身边，支持他，鼓励他。在第一届房颤会议召开之时，陈新教授亲自到会并讲话，表示支持年轻人创新进取。此后，房颤的导管消融治疗逐渐在国内广泛开展，水平也日益提高，接近了国际先进水平。陈新教授又多次在全国性会议上说到：“正是由于年轻的专家们锐意进取、不怕困难，才使我国房颤导管消融的发展紧跟上了国际先进水平而不致落后被动，年轻人代表了未来发展方向，我们一定要支持他们”。陈新教授自己就有阵发性房颤病史，他还多次开玩笑说，只



1994年2月为中华医学会
心电生理和起搏学会成立做了筹备工作



1994年2月为中华医学会
心电生理和起搏学会成立做了筹备工作



1997年出任第一届
《中华心律失常学杂志》编委会主任委员



要你们做到1万例房颤的射频消融手术，那么我将是你们的第一万零一个消融的病人。正是由于陈新教授对年轻人无私的支持和鼓励，使一批批的年轻人走上成才之路。

毫无疑问，陈新教授是一名医者、师者；同时，他更是一名学者——在浩瀚学海面前，他从未退缩过，而是奋勇向前！在知识的海洋里划出一道道波澜，留下一道道美丽的波纹……

数十年来，陈新教授致力于中国起搏和心电生理事业的发展，最终赢得了国内外的一致认可，各项荣誉纷沓而至。1957年—1961年陈新教授先后5次获得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称号，并于1959年出席北京市“群英会”。1988年被评为中国医学科学院教育育人先进工作者。2003年荣获国家级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序第一）、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序第一）、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中国医学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序第一）、中国医学科学院科技进步三等奖。在社会工作方面，1988年—2003年先后担任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1994年—2004年担任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分会主任委员，并担任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委员。1994年去世前一直担任《中华心律失常学杂志》的总编辑、《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的编委、《中国介入心脏病学杂志》的顾问等。

数载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学术的成果令他获得无数殊荣！然，他从不因此而自满自傲，而是更加努力，为了我国的电生理事业付出了一生！

随着陈新教授的离开，医学界的一颗巨星陨落了。然而，他用自己的生命点燃了一颗颗新星！用他的一生，为我国电生理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张 澍 供稿）